第一章　投身军旅的有志男儿

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人之一、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列首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的名字曾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红色中国的希望和象征。他的名字如雷贯耳，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范石生这个名字呢？不说中青年人，如今年过花甲的老年人中，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人们几乎要把这个名字忘却了。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不应当忘却这个名字，历史应当给他做出公正的评价。

范石生也是一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他早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捍卫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的激烈战斗中立过大功。在年幼的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他毅然决然地伸出援助之手，为共产党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免于被反动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的厄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范石生胸襟坦荡、刚直不阿，堪为难得的始终如一地蹈行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想的英豪。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最高领导权之后,他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一九三一年的‘ 九一八 ’事变,爆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他看到将介石竟然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甚为气愤，毅然决定辞官为民。待其辞呈获蒋介石批准后，就坦然地过起了平民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靠早年学得的医术挂牌行医，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医生”。不幸的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在昆明被害于出诊行医的路上。一个孙中山先生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新中国建立后，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作怪，他的身上长期背着国民党反动军阀的骂名，他的亲属也随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真正知道他、惦记他，对他怀有深挚感情的人虽不多，但受人尊敬的朱德元帅则是其中的一位。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时，范石生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是范石生吸引朱德加入他所负责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盟会小组的。从此，朱德才真正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一九四〇年，作家刘白羽曾就此事向朱德询问：“和你同一个小组的有什么人？”

朱德想了一阵说：“现在说起来的，只有一个范石生”[①]。

事隔二十多年，战火纷飞，人事纷繁。当年同盟会小组的五名战友，其他人都被朱德一时忘却了，惟独只想起范石生一人，足见这个名字在朱德脑海里的印象之深。范石生和朱德之间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那么，朱德是怎样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又是怎样结识范石生，加入同盟会的呢？我们从他怎样逐步树立救国救民的思想，怎样立志从军，投身革命讲起。

①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三十九页。

第一节　追求进步—— 走向广阔的世界

朱德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是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镇李家湾村人。

朱德出生的前后，正是中国社会大颓大败的时期。偌大的中国经不住外国列强的次次打击，一步一步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一步一步地加深，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像一把利剑高悬在中国人民头上。

朱德出生的前后，又是中国社会酝酿、形成改朝换代的革命大风暴的时期。整个社会激烈动荡，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对社会的影响一次比一次深刻，对清王朝的打击一次比一次巨大。

朱德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变迁的年代，从年幼无知的少年，逐步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人的。

朱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饱受着没有文化的痛苦。从现实经历中，朱德家的长辈们发现，那些税吏、官僚、兵丁对待老百姓虽然像虎狼一样凶狠，可是对那些读书人却有几分尊敬和害怕。为了“抵挡税吏、滥兵”,日后‘免受欺侮”,全家人几经商议,横下一条心,全家人省吃俭用,即使借高利贷,也要拼命供养出能够‘支撑门户’的读书人来。

那时离李家湾不远的药铺垭，有四五间不算破烂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位自办私塾的老先生，名叫朱世勤。他还是朱德的远房堂叔。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用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正房当作教室,招收附近一些家道殷实的农家孩子,讲授《三字经》、《千字

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知识。

在大伯朱世连的提议下，全家人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足了钱。于是，朱德在六岁那年，和大哥代历、二哥代风一起走进了药铺垭私塾。

朱德是个聪明孩子，他记性好，肯用功。在私塾里，他一分钟都不肯浪费。回家后，一边帮母亲干活，一边背书。晚上，母亲在小油灯下纺线，朱德就坐在她身边，读呀，念呀，一直念到困倒在母亲身上。在一年时间里，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一年以后，朱德三兄弟又改读丁姓的私塾。私塾丁先生是个秀才，讲得也比较好。读了不久，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读书吃力等原因，两个哥哥相继回家种地了。一族人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朱德一人身上。

朱德更加刻苦地用功。没过多久，丁老师就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农家孩子有着一颗特别聪明的脑瓜儿和一股坚持不懈的韧劲。不仅能背诵很多难读的书，还能语句通顺地写出一些小文章。渐渐地，他给朱德加重了课程。两年之后，朱德的学业在同学中遥遥领先，除了读完‘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学习了作对联的方法。

朱德九岁的时候，朱家遭到一次巨大的打击。那一年，四川发生大旱，禾苗枯死，滴水如油。朱家男女老幼不分昼夜地向田里担水，也无济于事。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三餐改为二餐，后来连两餐也无法维持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狠心的丁家地主又要加租子。大灾年头，旧租都交不起，哪还能交出新租啊。

一八九四年除夕，灾难驾着漫天大雪降临了。

除夕之夜，朱德一家人冷冷清清地在土屋里围着火盆烤火。暗红色的火苗不停地跳动着，老老少少都瞅着火苗发愣，谁也不吭

声。大家心里都在侥幸地想：天这么晚了，兴许丁家人不会来要账了吧。突然，院子里响起了令人胆战心惊的狗叫声，不一会儿，地主的管家带着一股寒气推开房门，叫嚷着要他们退佃搬家。这简直就是一记千钧霹雳。冰天雪地，男女老幼十几口人，到哪儿去安身呀！但是朱家人是有骨气的，他们知道求情没有用，干脆硬起腰杆另寻出路。一家人在一起议论了一个夜晚，决定全家一分为二，到别处居住。

大年初一的清晨，他们全家就顶着霏霏的雪雨，迎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泥泞溜滑的田坎四处奔走。他们向族人借了二百吊钱，加上家里仅有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为了朱德继续读书，将他过继给大伯，由大伯带着朱德和三叔、四叔搬到大湾居住；爷爷则带着其余的人搬到了陈家湾。

悲惨的命运，严酷的现实，使朱德感到这个世界像这茫茫的雪天一样寒冷、昏暗！他在心里暗暗诅咒着：大雪呵，你下吧，下吧，把这个肮脏的世界埋掉才好哩！

朱德跟大伯父搬到大湾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了。但具有远见的大伯父仍然借了一笔钱，送朱德到马鞍场席聘三先生办的私塾里读书。大伯当时一共借了一万钱，相当于成都造币厂新铸的一百二十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即使省吃俭用，也要苦干五年才能还清。没有坚定的决心和过人的魄力，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每当回忆起这一往事，朱德总要显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

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是马鞍场一带颇有名气的学者，在当地很有声望。他是一个很有骨气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个有新思想的旧式知识分子。朱德后来称他是“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功名，但的确博学多才。他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评论起时事来辛辣幽默，对同学极具吸引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同学中，朱德家离学馆最远，但他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学馆,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板凳摆放得整整齐齐,同时,还为先生磨好墨。当同学们陆续进馆的时候，他已经把老师指定的文章背诵过了。每次先生让背书，他总是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这样的好学生，自然赢得了席先生的满心欢喜。后来，朱家实在无力再继续供朱德读书，席先生得知后，非但没让朱德退学，反而叫他搬到自己家里来住，只要朱家分期交些吃饭的口粮。

在席先生的教授下,学生们修完了《四书》、《五经》、《纲鉴》,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们读书读累了，席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家的小菜园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对他们谈古论今，抨击时弊。他常常把做官的人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怒火。他还常说“人不做事,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出路。”

朱德对席先生既尊敬又崇拜。每当他听到席先生慷慨激昂的诉说时，总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跟席先生就读整整八年，不仅在诗文写作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席先生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这对于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八九八年夏天，一条惊人的消息传到马鞍场。消息说，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大学者的主张，下了一百多道诏书，要变法维新了。消息传来，偏僻的马鞍场里里外外都议论纷纷。

这天，朱德又和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学馆。可是进教室一看，席先生早已坐在他的乌木靠椅上了。先生正在轻声朗读一篇文章，神情显得十分激动。

不一会儿，同学们都到齐了。席先生像是没看见大家一样，仍然

专注地读文章,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语调铿锵有力。突然席先生站了起来,看了一下满屋的同学,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

“各位学友,听说了吗?甲午那年,倭寇以东海一隅,侵扰我中华,朝廷力不能敌,北洋水师葬身鱼腹,进而强割辽东半岛、台湾及琉球等宝岛。长此以往,何以为国!

“想我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如今落得这般田地,万里河山,眼看就要断送在我辈之手,四万万同胞,行将沦为夷人之牛马。惭愧呀!惭愧呀!何颜为黄帝之后?何颜为黄帝之后?”

接着,席先生详细地向学生们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由于交通闭塞,消息传得慢,这些两年前发生的事,朱德和同学们还是第一次听到。席先生讲得惊心动魄,同学们越听越觉得悲凉。我们泱泱大国怎么那么不堪一击,皇帝朝廷怎么那么低三下四任人欺侮呢?

说完了割地赔款的事,席先生大声疾呼:“中国再不改良,诸位将死无葬身之地矣。”

然后,他扬起手中的那沓文章,继续说道:“可喜的是,五千年古国,志士仁人何其多也。这是广东康举人有为先生写的《上皇帝第二书》,一千三百多名在京会试的举人都签了名,故又称为‘公车上书’,其中变法图强,治国安邦御敌之策,令人钦佩之至。各位请听我一读。”

于是,席先生一字一顿地读起《上皇帝第二书》来。他读一段,讲解一段,有时还放开思路,谈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席先生那抑扬顿措感情充沛的朗读和讲解,深深地把同学们吸引住了。朱德屏神静气地倾听着,认真努力地领会文章的内容和席先生说的每一句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先生的一举一动,觉得先生高大极了,觉得先生就像康有为一样站在皇帝面前慷慨陈词。

先生越读越激动，读到末尾几段时，声音特别大。

“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响，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可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倭寇，大雪国耻，耀我威凌……”

接着，席先生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开端，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目前瓜分之势已成，而朝廷仍不思进取，不求变革。如此下去中国将江山易主，国将不国。而要挽救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他说：“据老朽看来，日本几十年前与我们也无相上下。今天人家维新了，也就富强了，就敢于以区区弹丸之地欺负我泱泱大国。因此，只要我们上下一心，维新变法，以西学为我用，安知后几十年的世界不是中国人的？”

放学后，朱德向先生借来《上皇帝第二书》。晚上，他坐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把文章阅读了一遍，又思索了很久。他对文章中关于变法图强的论述尤其感兴趣。文章中说，西方列强都很重视军队的建设，不仅配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而且挑选身强体壮的人施以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读到这里，一股立志从军杀敌卫国的信念从心里升起，他决心从即日起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使自己将来能够适应艰难困苦的戎马生涯。后来，他找来一根长长的木棒，把它绑在门前两棵柏树之间，做成简易单杠，每天除了练石锁之外，还要拉单杠。天长日久，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

除了锻炼身体之外，朱德从康有为的文章中还受到了另一点启发。有一天，在同席先生在小菜园散步时，直率地说出了自己考

虑已久的问题。

“先生，您常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我们为啥不学些西洋学问？现在连弹丸小国日本向西方学习都能强盛起来，我们何必还要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呢？”

席先生一愣,这不正是他经常考虑的问题吗？他也想开新课,只是苦于自己不懂而又找不到合适的教材。他暗想,朱德年纪轻轻真不简单，居然能想到这么重要的事，他将来必定能成大事。

他用赞赏的口气说:“是啊,在今天靠《四书》、《五经》拯救病人膏肓的国家，已经无异于饮鸩止渴了。你应该深入治学，将来有机会争取到国外去学点有用的西洋学问，有了真本事，才能对国家有较大的贡献。”

其后不久，朱德的好朋友吴绍伯从成都弄来了一本数学教科书，这是北京新成立的译学馆出版的第一批书籍之一。朱德一见喜出望外，立即拉上吴绍伯去找席先生。席先生接过书一看，眼角边刀刻般的皱纹顿时舒展开来。他用衣袖擦拂了一下封面，轻轻翻开，然后拨亮桐油灯，仔仔细细地看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两个学生说：“这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从今以后，咱们一起研究吧。”先生还叫与朱德同班的儿子也来学习。于是，师生四人在昏暗的油灯下，逐页逐页地学习开来，一连几天研究到深夜。

当时正值光绪皇帝下达变法维新“上谕”的日子，变法的空气比较浓厚。席先生不愧为反抗旧传统的勇士，在初通了数学的一些基本定理之后，他竟然以这本书为教材在私塾里公开讲授，真是有胆有识。由于朱德先学了一步，他每周都要分出些时间来辅导同学，成了席先生传授数学的得力助手。

但是,三个月之后,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便销声匿

迹了。各地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顽固势力又嚣张起来。在马鞍场再没有人公开提倡维新变法了，小小的私塾里充满了忧愤的气氛。

数学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了。在席先生的支持下，朱德就利用其他时间来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一个夏天专心致志的刻苦钻研和反复练习，终于把这本书烂熟于胸，掌握了其中的全部知识。

中国又进入了黑暗时代。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沿着滚滚长江溯流而上，深入四川。那时四川各地都充斥着英国、日本的棉织品，甚至绸缎、绒布、食糖、雨伞、铁钉都运来了。再加上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以及地主豪绅的无情搜刮，使得四川民穷财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那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老百姓更加不堪重负。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饿殍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卖女。许多饥民为了活命，甚至铤而走险，吃开了大户。他们到有钱人家，打开粮仓，饱餐一顿后，又漫无目的地离去。一天，朱德正在席先生处读书，突然外面人声喧哗。他走出去一看，几百个面黄肌瘦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站在外面，口里喊着“吃大户！吃大户！”席先生哪里称得上大户，但还是尽其所有，分给了他们。同一天，朱德又看到一队带辫子的骑兵从后面追那群饥民。据说，骑兵追上以后，立刻“血流成河”，许多饥民惨死在官兵的屠刀之下。这样的社会，怎能避免群起暴动呢？

没过多久，山东义和团起义的消息传遍了四川的村村寨寨。四川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暴动，成千上万的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烧毁教堂，杀死洋人以及那些仰仗洋人势力作威作福的教徒。朱德和同学们经常聚集在席先生家里，兴奋地议论义和团，还商议了一

旦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仪陇，自己应当怎样去响应。

可是不久，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惨遭屠杀，数不尽的珍贵文物、金银财宝被劫掠。

“这消息使我们的私塾几乎瘫痪了”。同学们听到媾和的条约时，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中国又要赔款，老百姓又要遭更大的殃了。

一连许多天，朱德和一些同学都无心读书，聚集在席先生家里发泄不满，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

中国怎样才能免受欺凌呢？与同学们议论起这个问题时，席先生发话了。

“你们说，我们中国的现状，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比，是强了呢？还是弱了呢？”

“更弱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一丝苦笑掠过席先生的嘴角,他说“:以往那些战争,对方都是一个国家——最多两个，就打败了中国。如今国势凋敝，每况愈下，皇上和满朝文武又都纷纷逃往西安避难。义和团孤军奋战，怎能打败八个国家的军队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同学们都无言以对。

席先生接着说“:看来要想救国,靠朝廷靠不住,靠农民起义队伍也靠不住，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我再次嘱咐你们，一定要努力用功，将来到国外去多学一些救国的本领。像你们这样的人多了，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

席先生的话，又一次震撼了朱德的心，他是多么渴望走出这“实在太闷人”的穷山僻壤，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一九〇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了。这一年，他身着土布长衫，背着油纸雨伞和小包袱，同席先生的儿子及其他几个同学，风尘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仆地走进仪陇县城。他们来这里将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当时几乎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

发榜了，朱德榜上有名，还位居前二十名之列。这意外的结果自然使他兴奋。比他更高兴的是他的家里人。世代文盲的农民家中，现在有人能通过县试，并且名列前茅，真是了不得。亲友们奔走相告，并且更加坚定了决心，即使借钱也要支持朱德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持续了一年之久。朱德接着又顺利地通过了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的府试。如果他能在院试的考试中再榜上有名，他就成为秀才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机的清朝政府，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一九〇六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饬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小学堂。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〇六年也兴办了新式小学堂和中学堂。

科举考试实际上被废除了。朱德失去了考取秀才的机会，但他并未为此伤感，相反还有一丝欣慰。他对求取这种功名并不迫切，心中更向往的是学习新的知识。回到家后，他对老人们提出，要到顺庆府去上新式学堂，但是这一想法立即遭到家人的反对。家里老人不同意，说没钱，并说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就是培养出个能做官的子弟来。那种赶时兴的学校办不长，说不定哪天就关了门。他们不相信改革能维持多久。

朱德只好求助于席先生。席先生当然是他的支持者。他把朱家的家长邀请到自己家里来，长谈很久，终于勉强说服了他们，同意朱德上新学校。他们筹措了一笔钱，供朱德读书时使用。

一九〇六年春天，朱德进入了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

也是府治所在地）官立甲等小学堂。但这个学堂名为新式学堂，实际却是一所旧式书院，可谓换汤不换药。把持学校的是一批举人、拔贡、秀才，新学的内容很少，而且既无教科书，又无实验室，教师只凭记忆，讲得学生稀里糊涂。这一切对于一心追求新学的朱德来说，是太失望了。

几个月后，朱德在他的远亲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转入顺庆府中学堂学习。

这是由几位留日归来的学生创办的新式学堂。学校课程设有国文、数学（包括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国语、法制（法律）、格致（动物、植物）、修身、图画、体育等学科。教学方法也有革新，教室里有一块黑板，教师站在黑板前讲课，在黑板上书写。学校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他俩都曾在日本留学，是进步的革新派人物。张澜在日本留学时，因反对慈禧太后，被清朝驻日使馆押送回国。他除担任监督外，还亲自讲授“格致”等课程。他将留学日本所学得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他从日本带回国的标本、挂图、仪器、资料等，深入浅出地详为阐述，引起了朱德和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为使学生打好做人的基础，张澜还将教“修身”课的守旧的教师撤掉，亲自兼授“修身”课，课程内容也改为爱国爱民、勤政亲民的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和仁人志士的丰功伟绩。刘寿川也亲授新课，他着重讲授史地科学和军事体操，培养文武双全的全新人才。他还经常邀请朱德到他家里去作客，向他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上的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他们的谆谆教诲，使朱德如沐阳光，他刻苦地学习，不停地探索，朝着美好的方向迅速成长。

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

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他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知，成都新建了一批新学堂，其中一所是军官学校，专门培养新军军官，还附设有官佐训练所。另一所是高等师范学校，据说特别设有体育科，还教数学、地理、军事等课目，在那里念一年体育，便可以谋到一个体育老师的职位，生活就有保障了。朱德认为，这两所学校都符合自己的志趣意向，就下决心到成都去。一九〇七年初，他向家里要了一些钱，只身前往六百里外的成都。

在走向成都的路上，他更加见识了江山的美丽壮阔。一边赶路，一边欣赏高高的峰峦、滔滔的江水、累累的果实、喷香的花朵，无比兴奋地赞叹着家乡的美丽富饶。穿过河谷，又绕过秋色苍郁的大山，越走劲头越足。他每天拂晓起身，农民歌谣始终不离嘴边。到了夜晚，脚步倦懒，满身尘泥，便随意拣个农家借宿，在卖饭挑子上填填肚皮。

第五天的黄昏，他已在川西平原上看到那高大的、中世纪的成都城墙耸立在赤色的晚霞里。他只用了常人一半的时间，便走到了成都市。

见到潺潺流水的小河，他一脚迈进去痛快地洗了个澡，然后把草鞋换成布鞋。一个小时以后，就伸手摸到了成都北门城墙，他轻轻地靠在墙壁上，就像完成了什么神圣誓愿。然后，他走进城门，踏上熙熙攘攘的街道。在他有生以来的想象之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宽阔清洁的街道，五颜六色的招牌以及数不清的饭馆、酒店、药铺和摆满了珍贵的四川丝绸、外国商品的大商店。他终于来到了四川省省会，来到了中国西南部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

朱德早有当一个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了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从家里又来了阻力，家里人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希望他学成归来支撑门户。这时的朱德还未下定和家庭分离，投身时代大激流中去的决心，于是他到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报到注册，办了进入附设的体育学堂的手续。

举办体育学堂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经读经书略解文义者”①。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歌唱、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② 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③

上课的第一天，朱德就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青年教师讲课时，用自己的脑袋打比方，他取下帽子，结果连辫子一起取下来了，露出了一颗剪着短发的头。同学们一下子全愣住了，老师很快意识到自己现了相，立刻又戴上了帽子。后来知道，这位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日本，凡是稍有进步思想的留学生，都把象征着对朝廷忠诚的辫子剪掉了，回国后，为了避免遭杀身之祸，他们只好买条假辫子缝在帽子里面。不久，他发现相当多的青年教师都戴着假辫子。朱德由衷地佩服这些老师的反抗精神，认为“这些人是革命的”。

最初，朱德除了每天认真听课外，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实验室有一副人骨标本和一台进口的显微镜，引

①《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二年三册，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②《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③《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起了朱德的极大兴趣，他常常在那里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后来，他又把注意力转到图书馆墙壁上的几幅大地图上。那是几幅欧洲近代战争中著名战役的地图和海图，上面清楚地标示、记录了作战双方用兵的情况。他把那几幅图都描下来，带在身边悉心研究，最后，他竟能脱稿把那几个战役的情况一一口述出来。

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① 在学堂，一方面，他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技能。另方面，他尤其注意听取那些戴假辫子的老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言论。虽然这些批评还太少，还不敢明斥清王朝，但在朱德的脑海中发生了强烈的反响。他开始注意和打听谁是当时处在绝对秘密状态下的同盟会员，以便请求他们作为自己加入同盟会的担保人，可是未能如愿。

就在这想得而不可得的时刻，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下，塞进了一张共和民主派的机关报——《民报》。这张报纸显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手，一部分铅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这张小报抨击了君主立宪派，揭露他们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朱德把这份小报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然后塞到别处同学的床上。

在上课学习之余，朱德还经常和本县的四个朋友一道出游。成都是一座文化古城，城内外有不少名胜古迹，其中南门外的武侯祠和西门外的杜甫草堂是他们常去的地方。他们到这里凭吊古圣先贤，议论当今时事，胸中充满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

①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那时代，成都又是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动的城市，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当局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一些新工厂，如缫丝厂、棉纺织厂、造币厂等都用新机器开工。机器的轰鸣声将朱德和他的朋友们吸引过去，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同各种新气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德和朋友们也看到了成都社会混乱黑暗的一面。在成都市西北角，有一个被称为城中之城的“满城”，里面住的都是享有封建特权的满人。很多满人整天无所事事，男人提着画眉笼子、坐茶馆，女人穿着旗袍，逛来逛去。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份口粮、马粮，住房破旧了有人无偿修补。“满城”外面，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困苦力。最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大小官员的耀武扬威，仗势欺人。走在大街上，不时就会听见“站起来！站起来！”的吆喝声，尔后一串轿子过来了。前面走着一个戴顶子的人敲着锣，喝道，净街。听见这种吆喝声，人们纷纷躲避，于是街上一阵骚动，跟着一阵死寂。每当朱德看到这些，心中总要浮现出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① 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儿童心理学”获得了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②，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赞扬。

一九〇七年，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完完全全地走在新的道路上的人了。在此求学期间，他共结交了五个好朋友。

①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②《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